

日

知

錄

日知錄集釋卷十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
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
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
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
損矣錢氏曰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
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
物勿爲黨同
醜正之言

先生與友人書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
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

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卽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

楊氏曰今之文集與今之時藝若不拉雜摧燒將伊于何底

西京尙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
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
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
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
八十二篇枚臯賦百二十篇而于枚臯傳云臯爲文疾受
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
善于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骯骯曲隨其
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
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
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
錄其篇數者

沈氏曰救文格論于此下有北海王陸臨邑侯子駒駘馮衍曹褒鄭園賈逵班彪班固朱

穆胡廣應奉應劭崔駰崔瑗崔實崔烈楊修劉陶張衡馬融蔡邕荀爽荀悅李固延篤盧植皇甫規張奐孔融杜篤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黃香劉毅李尤李勝蘇順曹眾曹朔劉珍葛龔王逸崔琦邊韶張升趙壹侯瑾張超班昭共凡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駰駰崔烈曹眾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元傳云元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

三萬言

原注桓譚新論

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

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

原注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

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

矣原注如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楊氏曰惠

施多方其書五車非必皆其自作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

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

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趙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周

易毛詩尚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

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

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撰昭明太子傳五卷諸

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

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

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

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玉韞金樓

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

錄一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

晉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
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
卷廣孝傳五十卷知天下記四十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
記二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仙宮殿窟宅記十卷掌上一
十卷又編己作為仙洞集百卷周必大著書八十一種又
有一卷平園集二百卷李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
有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卷道命錄五
二卷舊聞証誤十五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
睡泰定錄九十卷總目五卷易學一卷春秋學十卷五經
編九百七十八卷圖人傳雜說各一卷史稿五十二卷子
傳授尙書百篇奏議三十卷雜說各一卷朝史稿五十二
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雜說各一卷朝史稿五十二
南北通守錄三十卷七十一卷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
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一
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一
王應麟有深寧集一百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
二卷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
鑑地二卷詩考五卷通鑑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
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
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

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諷詠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尙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

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

方東樹曰按如溫公書孫之翰作唐

史要論其用力精勤篤志如彼可以矻著書欲速之膏肓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

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
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
連袂歌于薦[元]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整屋尉作樂府及
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
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
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如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
趣馬楸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
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
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

蘭椒專佞以慢慝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愼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

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鐵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之天下詔下尙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

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
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
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
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
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
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
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畝而授以地能
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
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
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
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
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
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
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
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
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
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
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

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燭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

原注周憲王諱有徽所著有誠齋集憲王

雖有此命及薨如鞏氏竟自經以殉謚貞烈以一品禮葬之

蓋上御極之初卽有感於

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先生與人書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
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
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
山東必亂矣又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
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
闕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
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
訓乃蓄畚潁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

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
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
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
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
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原注所記劉
文靖原注告吉士之言空同原注李夢陽大以爲不平矣原注見停

錄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
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楊氏曰永叔長文章故不言
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一以掩其所長一以
厲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

先生與友人書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